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三

答潘伯金省吾

惟公雅望宏抱正宜及時樹立以副夙昔期許乃欲  
爲高蹈非所聞也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承示三鎮侵欺各犯俱屬計曹一如所擬題覆贓俱  
免追內有應決數人亦從未減數十年癰疽一朝潰  
決懲奸之義赦罪之仁斯爲兩得公之造福於西人  
德澤深矣

答司成姜鳳阿

昔在詞林宿承休問中見青蠅點壁每切不平雖曾屬意臺臣力爲雪滌然不能招遺賢於邁軸致逸足於衢達斯孔子所謂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者與愧歎兒曹寡學幸與哲嗣同登奕世之交殆亦非偶伏承翰貺感今懷昔益用悵然迫冗久稽裁謝茲公手錦旋附致區區厚惠先已歸璧統此申謝諸惟鑒原

答翰長公東塘

此者計吏忽聞浮議紛如莫知其所由興不得已有此處分茲辱翰示不勝歉恨然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縷數願且戢翼卑棲翫飛固有日也

答宣大巡撫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青首事得順義罰處而中國之體自尊古稱虜之難制者以其遠徙烏舉居處飲食不與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敬之道也夫車輿不可從或量助以物料以少慰其意可也公曉諭三書皆中機宜具服偉畧番文納上統惟鑒存

答兩廣總督劉凝齋

有或言羅旁東西三縣墾田原題三年起科但連歲多事耕牧尚鮮承佃者又多隔郡之人若必照原議

恐力不能辦昔蜀中九絲平後亦未有三年卽徵稅也似宜調停少寬之庶招來之民得有定居其言似亦可採惟尊裁之林賊近來消息何如恐又成島有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虜情謹密示東鎮預爲之備東西夷人原是一家犬羊之性惟利是視安能縛其手足使不東行惟知之速備之嚴使入而無利則雖驅之亦不肯從矣今三衛之夷朝入貢而暮犯搶 朝廷未能一一詰治之也而欲責之于新款之虜能乎順義築城是自

敬之道其所求人夫車輛固決不可許若物料量助之以慰其心可也九公所密示札皆藏之於心一語不可泄也

答薊鎮巡撫周樂軒

李帥出塞之功甚奇又值大閱之時戎車未踰於闕皇威已震乎遐邇慰甚本兵方按故事論功必有顯陟矣近每偵得西鎮虜情卽馳報督府夙有戒備遠不及一一奉達昨議處兵餉等事部中猶執成說吝於出納特奉 俞旨兩河官軍感恩圖報當有激於衷矣承示大察無根之談不知所自隨已消滅

不足芥蒂也前與督府書偶因他事言及不憶遂聞於左右僕所推轂保全天下士甚衆安能一一使知之乎

答應天張按院

辱示運宥被劫事頃蘇松按院已直將本官論劾若不得大疏存此說則覆盆之冤誰與雪之該府素善隱匿盜情陷人於死而規脫已責有人心者不爲也撫按地方凡事當一秉虛心不宜有所偏私致爭理法近日順德府唐山盜情與德安王宮失火皆以地方官欲避罪責致使數十人破家亡軀皆不穀知之

力與申雪始獲生全大略與此事相同今當並行潛  
運衙門虛心勘問庶無枉縱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領悉伏諗令望日隆羣情帖服慰甚聞丹陽  
運官被劫訪之輿論咸以爲實而地方官避失事之  
罪徑坐運官以侵欺原該府素善隱匿盜情僕已久  
聞之然規脫已罪而陷人於死仁者弗爲也願公虛心  
秉公密加體訪毋使覆盆之下致有遺照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辱示哈酋東行已止黃酋病革皆邊疆之利公所處



引大古身 卷三十三  
畫悉中機宜人旋草附

答巡撫劉公國光

前大疏首列竊盜三犯六名比附律條四名後開竊盜總數云一十名是並比附者爲十也及開撒數有連招二名適符疏首六名之數而止云四名故旨云總撒參錯不明者以此非謂少四起二字也聖明在上庶事精覈故僕不敢隱蔽然公本欲了積年成案勵精職業此不過文移小失所謂觀過斯知仁矣卽如薊州武職以撫賞官銀事被誣永戍旣以辦雪乃沉埋七八年不與題奏亦至公始與完結此僕

所深敬也恐公不詳所以或生疑慮敢布腹心

答周府宗侯西亭

叠辱翰貺深荷雅情謝謝 高廟聖典紀錄詳備便  
非宋二氏所及卽付史館採錄顧不殺原題止據  
訓錄所載方敢進 覽他書雖傳信者亦不敢入則  
門下此書固無妨於獨行也承惠李氏易解舊本謹  
珍藏之餘輒附使歸璧

答翰長張公程

昔三小兒書來深念職事謫遷屈辱亟屬銓部引寘  
留曹不意再罹宿謗恨隔遠無能預爲消弭茲承翰

亦不勝悵快願且順時自遣翻飛固有日也

答廬鳳按院陳公用賓

鳳陽火事已從寬宥官銀被盜誣指厥官侵匿坐令陪償若非真盜擒獲則覆盆之下豈無遺照乎宋伯華之罪不可宥也近聞江淮多盜有司隱情積習牢不可破如運官李焜被劫事人皆以爲實而誣以侵欺寘之重典規脫已罪陷人於死忍亦甚矣撫按以精覈吏治摘發隱伏爲職朝廷明見萬里儻於他處發之則當事者無所追咎矣辱在知己輒爾直陳  
純惟鑒亮

答按院張公簡

手教領悉近聞大江南北盜賊縱橫有司皆匿不以聞鎮江之事遠近皆知且聞南郡已獲真賊而撫按官亦竟置之不聞丹陽運官被劫而以侵欺之罪坐於運官實之重典此習不祛將來盜賊愈滋官司莫之敢詰必釀成元末大患此區區所深憂也又近來江防稍覺廢弛盜賊之多蓋有由矣

答鄭範溪

辱示老酋既有悔改之意宜相機撫處渠有妻喪亦當吊慰一操一縱在公自有勝筭矣番僧失給 欽

命圖書差誤皆須奏改夷情不得承訛讓誤致失綏懷之道

答宣府張巡撫

辱示夷情具悉青首既自認罰處因而收之甚善但順義亦須與之會議蓋彼爲諸部之長雖老而衆心歸之若一屬之青首則彼以我爲外之從而陰陽其間或至差池但密許青首以收其心而仍令歸結則兩得之矣承示馬價謹悉前所開三君他日皆可用昌州未諳邊事僕初無意用之公何所聞人旋草復

答撫院辛公應乾

承示贗書不勝駭異僕從來不以私干人內親中亦無所謂李應龍者此必京師棍徒局騙木商者也乞將投書人重筓枷號仍嚴提木商人等鞫審來歷照例問擬具招見教庶便尋究除根也近來奸徒詐冒愚父子者甚多相知諸公雖諗知其偽竟從寬宥又不以告我致使奸偽縱橫自受玷辱鄙心深以爲恨茲承照察垂示此公相信之深也感哉但此書文理乖謬圖書字跡迥不如式乃奸人之最拙者辯之猶易耳尚有巧詐亂真疑似而難辯者更望審察惟諒僕平生硜硜之節於人絕無私語絕無干托則奸人

自無所售其詐矣原書納上草草附謝

答蘄遼總督鄭範溪

兩奉翰示知老酋深悔前非其意甚善彼既有遷改之誠自不必深求矣虜性貪利一時乞求不遂頓發惡言然彼豈能棄重餌而食前言乎况衰病侵尋意在偷安旦夕耳亦何能爲公馭之操縱張弛極爲得策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以忠耿自誓無任竦服先朝名臣所以銘旂常垂竹表者不迺奉公守法潔已愛民而已願公

懋之鎮江賊情乃去秋事九月間南都獲巨盜蔡朋等供係劫賀氏賊已發蘇州府審認僕從去年卽知之而云發於十月此該府欺公也前屢奉明旨寬捕盜之限又許以別起抵數立法未嘗不寬惟是隱匿者必從重治惡人臣之欺也奈何此習牢不可破而該府爲甚但欲規避罪責遂縱賊不捕故至今不獲一賊殊可恨也如此不禁將使盜賊益無所憚被盜者不敢聲言以致釀成元末大患皆有司避罪一念爲之也奈何視爲細故哉又聞句容亦有越獄事逸因已獲否統惟查示



答南臺長郭熙字

辱示大疏所刺殊快公論卽屬所司議覆矣

答翰長公東塘

辱華翰領悉今雖暫抑翻飛固自有時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勝數卽宜詣 闕聽補無事徘徊也  
人旋草附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清丈之議在小民實被其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爲未便况齊俗最稱頑梗今仗公威重業已就緒但恐代者或意見不同挫於衆論則良法終不可行有初無

終殊可惜也今雖借重冬曹願公少需以畢此舉慰  
主上子惠元元之心

答河漕凌洋山

近聞淮風民饑 主上覽南科䟽惻然興念急發南  
條以賑之并及江南以廣布 上德也行後聞南中  
二麥有收歲以無稔慰甚安東仍舊未爲不可大䟽  
卽屬所司覆議頃得河南撫臺揭帖言宿州賊情謹  
封附一覽此地古來多盜若如來揭所稱殊爲可駭  
宜及早撲滅勿致滋蔓李焜事彼中撫按皆堅執以  
爲烏有必不孥賊殊可笑也虛心體訪久當自明惟

公留意焉

答河道巡撫楮愛所

承示所刺屬吏大抵皆房河東論劾者想感於陝西  
牛希尹之事慮人以爲隱蔽也竊以爲事理不同難  
以槩論前牛希尹與督撫同居一城敢行貪肆陝西  
二司乃不以其贓跡開之本管督撫而遠開之於隔  
省巡鹽故 旨中一詰問之今房河東差滿例行舉  
劾與前特疏論列者不同又無河南二司開揭之跡  
何嫌於不發乎以理揆之本省撫按於屬吏爲觀其  
賢否知之爲確巡鹽等差兼轄者訪之未必實如有

虧在在本管撫按猶宜爲之申雪若彼此約會務爲  
雷同則特立獨行之士寧不爲衆毀所鑠乎又近  
旨申明先審後劾之例望着實奉行此後吏治當益  
精覈矣大疏以中州逋賦請 恩蠲貸計曹題覆未  
能盡從頃面奏 主上惻然興念 渙發德音悉行  
豁免并大疏所不敢請者亦破例蠲恤此 主上浩  
蕩之恩也永城賊情事殊爲可駭頃卽移書淮揚撫  
按亟爲協捕此地古來多盜不早撲滅將至滋蔓不  
可不慮也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

前叅宗室出城疏卽屬都臺議處會科中亦有疏論擬俟其入京當盡法重治之然料其故作聲勢爲挾詐之計無意越奏也今果中道而返竊思彼旣已家父難盡從越闕之例止可將爲首者重懲餘姑未戒而行查教唆主使之人以伐其隱奸斯亦足以示儆矣凡今朝廷旨意一字一言皆有含蓄有關係非謾言者撫按諸公肯細玩而力行之何事不辯哉徐役冊謹頌

答郎陽巡撫楊本菴

承示欲爲僕建坊表宅深荷雅情但數年以來愚父

子表坊以六七座僕無德於鄉人而損公儲勞民力  
日夜念之寢食靡寧今諸役已就冀少寬民力若又  
身此役是重僕不德也况諸所應有者已橫溢無少  
欠缺何事濫予以病民乎萬望俯量愚衷亟行停寢  
得遂所辭踰於百朋之惠矣已寄示敬兒卽台檄已  
行大工已舉亦懇請已之使旋附此陳控并謝盛愛  
純冀亮原

答總督張峒來計虜酋鈴束其支屬

賤眷小兒至京猥辱垂問深荷雅情馬王大二首橫  
索事前偶有聞卽以奉詢茲承示始知其詳中言自

甘罰處

云

此不服順義青首鈴束也然青首乃一

枝之長順義又諸部之長青首云兄弟順義親則叔也尊則王也可不受命乎 朝廷馭下以大制小以尊臨卑若與其卑小者交關行事則尊大者無權不能領衆天下日益多事而 朝廷體統亦甚蕪矣華夷體寧可亂乎願公熟計之麻帥素稱智勇若能擒此虜當以斬馘之功賞之但須秘圖不可輕動也

答河漕凌洋山言賑濟捕盜

前 主上偶聞南科䟽惻然憫念遂下賑濟之令如戶曹所擬南部所發惠豈能周承示惟查災重而麥

又無收者方與賑恤則仁有所先而全活者衆幸甚  
李憲副薦實君子但以久病乏嗣每懷歸念故假金  
紫以榮之幸公爲之題請獲遂所願外新陞徐州同  
知丁景芳雖出身刀筆而有異才極善捕盜前在江  
西擒花園巨盜陞寧州判官又有功昨起復赴部會  
宿州地方多盜僕屬銓部卽陞補宿州乃大宰誤聽  
以宿州爲徐州遂陞徐州同知用違其才矣公視其  
果可用不妨改處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承俯詢奏報賊情事謂別處不報而獨責之江南似



以 朝廷爲多事煩苛者是未細繹前 旨也夫奉  
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 朝廷報謂申報上司  
詳前 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飾武備時嘗體  
訪如有盜賊生發務要即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  
寬限設法緝捕夫謂如有盜發即時申報則不問城  
內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  
雖城內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  
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 旨  
意也昨鎮江之事 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不  
以實耳賀氏之賊發於去秋而今歲三月

聞撫按始知之是曾申報否乎南都已獲蔡朋行該  
府緝捕夥盜而該府不認以爲烏有是曾失事否乎  
范良呂素漳等家被盜皆以未嘗失財爲解乃其職  
固獲於浙中也其所報實乎否也江南以隱匿盜  
爲常事數年之間一發於揚州再發於太平今三發  
於鎮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  
問則法紀蕩然矣別處曾有是乎 朝廷以四方之  
耳目爲耳目今地方官挾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爲  
所塗乃 朝廷別有所聞一行詰究遂以爲多事爲  
煩苛是欲使欺隱之弊馴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後已

也承問敢直陳其愚幸惟鑒原

答薊遼吳環洲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遼左黠夷橫索法不可縱須熟計而審圖之昔年王杲事動出萬全故至今虜衆帖服昨得周巡撫書其言迂緩而無當幸密授李帥計處前遼陽事損吾士馬甚衆今亟宜措畫以備秋防若曹籃之輕躁寡謀免死爲幸亦宜重懲勿事姑息也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羅旁新縣稅糧事殆知其中委悉當時措畫草

率惟務墾地起科之名不爲經久之慮那借湊補  
支吾目前何以善其後耶似宜明言其弊定爲長計  
也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言邊事

承示願義諸酋表貢已入夷情益加恭順慰甚早  
市因懲於去年之失利但恐別有隱情亦望密偵見  
教五月末旬京師連朝甘雨塞下不知何如前承教  
梅憲副別轉欲以王卽代之甚善奈銓部已別有推  
用難以再更王君當處之囊中俟從容簡拔也邊缺  
不能停久此後公有欲推轂者宜預期見教俟有缺

而後圖之晚矣蕭上谷邀過貴鎮面訂邊事甚善事  
有當密議者不妨先以見示然僕凡處事初無一毫  
成心理之所在舍已從人亦無一毫係吝况邊事開  
係甚重須彼此虛心商量又不可謂事出鄙見勉  
相從不復質論也

答四川巡撫張濂濱

承華翰及頒布條約一十領悉但導民以行不以言  
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  
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上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  
婦人女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

修而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  
熟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  
如是卽欲今之爲吏者皆龔黃卓魯可也若徒以言  
語教詔之雖口破唇焦畢竟何益且昔之治蜀者皆  
以嚴效遠則諸葛孔明張乖崖近則王浚川語曰不  
習爲吏視已成事狂瞽之見惟高明擇見焉

答巡撫辛慎軒

辱示知畿輔饑民已蒙賑恤慰甚頃甘澤已沛未知  
霑足否曠洞事前偶以叅將所控附聞以俟鑒訪非  
敢有所庇如其事果實自當追論但免其提究足矣

且殺傷官軍聲勢不細亦宜奏聞不可隱也

答王西石

賤日猥辱垂念既以厚儀不敢例辭輒用登領謝謝  
年來賤體目就衰憊望六之齡理固宜爾兼之力微  
任重求釋不得譬馬力已竭強策鞭於修途誠不知  
其所終矣緬懷高蹈逸踪豈勝嘆羨老母仗庇粗安  
雖時有小疾療攝旋愈但日夜思歸每談及太老夫  
人福履遐齡庭闈樂聚嘖嘖欣慕恨僕不如公之孝  
養深篤也賤眷小兒四月抵都小孫重潤近覺稍壯  
舊患漸除但力弱尚未能行立耳遠辱垂念深荷推

情使旋附謝別楮侑東殊媿菲藝統惟鑒存

答宜大巡撫鄭範溪

頃兩奉翰示虜情一一領悉此事順義既認罰處庶  
可結局但青蒲二首終非馴物在上谷須時加徽備  
尋常撫賞無失恩信但來作賊卽執而戮之彼款順  
得利而作賊有害自然帖服矣五臺布施之請自方  
金湖在鎮時已言之僕皆不允恐虜入內地啓釁端  
也今聞彼不差頭目但差喇麻僧二人來此亦或可  
勉從但須不帶一虜乃可然且未可輕許若已阻之  
則已如再以爲懇可婉諭之此事我邊臣不敢擅專



當啓聞政府某公面奏 聖上奉有 俞旨乃可如  
議差人來也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辱華翰知東土歲豐民安無任欣慰清丈事實百年  
曠舉宜及僕在位務爲一了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  
惜此時徒爲虛文耳已屬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  
叅使諸公得便宜從事昨楊二山公書謂此事只宜  
論當否不必論遲速誠格言也大蠲之舉僕日夜以  
爲念俟各處清丈俱完或另有一正大體目然後請  
旨行之差役文冊略覽一過具見經理之密中間處

分孔氏 朝貢一節極爲得中然僕竊以爲今親王俱不 朝賀孔氏何必親行 朝廷亦不必借此以爲重渠每歲一行族人佃戶科派騷擾不勝勞苦沿途生事百端軍民避之無異夷虜及至京師淹留數月待私貨賣盡然後啓行此豈爲觀光修貢者耶竊以爲宜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八 賀不必親行或當 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 旨而後行亦爲簡便公如以爲可疏請之若今歲則彼聽勘未結自不宜來矣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承詢各酋貢馬既陸續俱至卽宜照節年事例進貢  
滿酋一枝須候順義罰處明白請 旨赦宥然後許  
其補貢庶不失中國之體番僧原無貢馬事例貢市  
既完量行賞賚以示羈縻出自特恩未可遂爲年例  
也擺酋另 勅事理亦可從者上谷夷情與雲中稍  
異蓋虜款之初西部求貢甚懇惟老把都陰持兩端  
把都既死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爲長當事者  
不免委曲遷就以成貢事偏手之說信有之也時滿  
酋尚幼不與其事今見其兄獨專厚利故比例橫索  
耳然今昔異時我所以應之亦當隨機觀變昔貢市

未定虜情叵測用間投餌有不得不然者今勢已大  
定又當謹守韜鈴爲長久計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  
示謂訓練鎮兵振揚聲勢最爲自治長策當環洲在  
鎮時僕卽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尚未成軍也願公乘  
暇留神疆場幸甚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手翰領悉吳素稱難治比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  
鮮矣執事以望選宜勉旃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  
亦異振舉綱維察舉姦獎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  
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

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莫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於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槩請停免士民悅之爲建生祠奏留再歷遂超陟蘇松巡撫及爲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萃不復能行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徵派於是士民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者轉而爲

怨懟忿恨矣何則驩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也  
況此中人情叵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  
庶得無咎無譽耳屏俯詢敢以職掌爲告幸裁擇焉  
荅宣府巡撫張峒來言虜情

中路夷情既已下部議覆北路想亦完結矣頃又思  
夷情變態不常在我處之亦不宜定爲一例貴隨機  
應變操縱適宜可也先年打喇明安事順義不候督  
責卽盡法罰處 朝廷嘉其忠順故以所罰頭畜盡  
數給之而作反夷人亦縱釋弗誅此後遂以爲例昨  
西鎮丙鬼事亦卽倣此竊以爲善奕者局面屢變

朝廷恩威當使人不測乃爲勝筭今北路事不知作何處分聊獻瞽言以備採擇惟高明裁之

荅巡按龔公懋賢

手教一二領悉李公博大寬簡聞望素著從兩司授分陝之任當時以爲得人乃去歲無端爲人所指令春臺諫論拾煩言益滋或云議始於舊茶馬之不協果爾却非公論也頃科疏下部鄙意徑欲留用乃銓部謂疏中既有未明錢糧宜與一勘待其心迹昭雪用之未晚故電勉從之公今旣灼知其誣幸速與勘明旋即推用不然竊鉄之疑終身爲累後人將復用

爲口實矣往時劉凝齋在福建爲南科指摘亦解任聽勘賴商道長爲之勘明隨即起用今爲兩廣總督而於言者亦無所傷近二司以至州縣長佐鄉貢雜流勘明復用者不可縷數况九卿大僚乎牛希尹幸一體勘雪宜君華州疏俱屬所司議覆人旋病不能手書口授不悉統惟鑒存

答薊遼總督張峒來

中路罰處事部覆已上前因 聖壽故少遲耳北路事必從順義處分乃爲妥當各酋久處塞外不得入市彼亦自隳我但嚴備以俟之終當入笠也東犯消



息出於哈酋之口必爲眞的已密報該鎮夙爲戒備矣若有槩切的耗幸一面見教一面卽報環洲公知之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前得上谷虜情卽屬本兵奏報矣近得張峒來書通官自哈不慎營回稱東虜果差人來會話哈不慎言今年占卜東行不利本首或不親去其衆必有去者深以東並須戒備也曠徒今已擒獲卽宜具奏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言均日理覈吏治

先後得華翰並手札二函一一領悉清丈事極其妥

當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國賦既易辦納小  
民如獲更生公爲東人造福不淺卽有豪右小稱不  
便乃其良心亦自有不容泯者事定之後羣豕自息  
矣諸有勞長吏卽屬銓部紀錄皆作正薦後必有以  
償之也岳君清介而性褊不諧於衆薦之允宜但係  
聽調人數不知各省亦曾薦有此類否青州二守昔  
錢道長亦亟稱其賢處吾囊中矣膠守昔宰盧韶聲  
望烜赫去歲銓部品題各長吏僕已批定行取矣乃  
銓部又詆其矯飾不實遂止擬陞想其人露才揚已  
故所如見忌據單開穢跡寧止褫官非公預行訪勘

則覆盆之誣誰與伸之以此知前 旨先勘問而後  
論劾最甄別糾繩之要但撫按諸君不能着實遵行  
耳然此官雖蒙昭雪而誣善之人亦宜究處若托人  
廉訪亦當追究開單之人庶頑讒知警善類獲全也  
整飾武備疏人名差錯已令差人於通政司取出改  
正封進矣人旋附此良晤伊邇諸不具陳統惟鑒亮  
荅宣府張峒來

青蒲諸曾狡詐異常罰處一節必不能盡奉順義約  
束故欲俟哈曾回而混賴了事耳待 旨而後許亦  
誠爲後時但恐彼之罰處未能如約則我亦不可遽

兩計之竊料夷情久或致變公宜亟整搦士馬爲慮  
蓋以伐其謀如彼果有不測則我亦有待之此所謂  
先聲而後實者也

荅江西巡撫王又池

辱翰示并擲還原啟俱領悉臨川丈田事偶有聞卽  
以告今事已竣法無阻滯則其人亦不必深究矣此  
舉實均天下大政然積弊叢蠹之餘非精覈詳審未  
能妥當諸公宜及僕在位做箇一了百當不宜草草  
速完也前已屬該科老成查叅將此件不必入叅正  
欲其從容求精耳江右事已就理獨五縣未完諒數

月之內即可了結俟通完之後具奏未晚人旋賤恙尚未全愈力此草草統惟鑒存

荅宣府張峒來

承示虜情入犯消息出于虜婦之口必爲真確已馳報該鎮嚴備矣蒲酋罰處事遷延不了哈酋豈能久待耶近聞俺荅脩宰生與東部構隙其事竟何如幸差人偵實見示餘不具悉

荅司馬王鑑川言抱恙勉留

令甥張叅軍來辱華翰深荷不忘賤體入夏卽病往再數月殊覺委頓今雖眠食稍復然病根未除緣茲

質謏才久肩重任筋力旣竭而鞭策不已遂致顛厥  
耳頃欲藉此乞骸乃主上先覺此意頻遣中使  
薦賜寵問又促令早出視事使僕無所啓齒不得已  
龜從趨朝擬俟來年皇儲誕慶當果此願耳聞翁  
夏間亦小違和計今已勿藥矣賢郎南行之便草草  
附候

答蘄鎮鄭範溪

承示得勝市已竣上谷罰處蒲酋亦已就緒則三鎮  
歲事畢舉矣慰甚順義使恰酋處置上谷罰處甚力  
此順義之忠也乃蒲酋兄弟不聽其令而罵恰台吉

亦順義之辱也便中宜遣使一謝之一激之以爲後  
表張本

答宣府張峒來

辱示蒲首既甘罰處宜從寬宥此番操縱悉中機宜  
虜伎倆已盡見以後恩威互用予奪迭施在我自有  
勝筭矣麻帥力量擔當足稱專閫之寄會閫宜一獎  
之俾益威奮劉守道久處吾囊中者市畢宜轉叙也  
跪屬本兵速覆以便從事

答薊遼總督吳瓌洲

辱手翰并擲還原扎一一領悉屬夷作反不止一次

當事者預爲彌縫私自曠取以致黠夷得計愈肆狼  
狂此薊鎮從來沉痾之疾辱示石塘趕免事公處之  
極爲得策目下不必具題且只咨部盡革此酋之賞  
待其送還守口官認罪罰處事定候年終類題可也

答耿楚侗

辱翰示知卹典已舉卽吉有日無任欣慰承嘉貺深  
切感懷別示云云一一領悉賤體以勞致病入夏至  
今尚未全愈乞歸不得益覺委頓擬來歲皇儲誕  
後當決計乞骸或得與公相從於衡湘烟水間也

答翰畏公東塘



辱示知車從已至近關不得一披晤深用爲歉在外  
聞命不必入城速宜赴任非久當有處也

答山東巡撫楊本菴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但有  
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是功臣田土係欽賜者糧  
且不納而况於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論  
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  
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勲臣地  
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准優免似與律意相  
合幸惟尊裁

答廣西憲副吳道南

信乎辱華翰佳葛之惠深荷雅情登衡拙稿一時漫  
興耳何足災梓若北虜通貢本末則關係選事不可  
無紀徃曾托相知者爲一紀載殊不稱意今公所錄  
事覈詞暢雖其中隱謀秘計有未盡述者而首尾措  
畫大都悉備緣公當時親覩不穀經畫此事故記述  
精詳如此至於大製序傳於不穀平生心事發摠治  
盡但以謗劣比擬古哲殊爲媿耳已令兒輩各藏一  
帙用備家乘感謝賤體近日始覺漸愈十年之間畫  
作夜思從少至今所爲翕聚貯積者日張施於外遂

成貧子要欲及今齒髮尚健早棄人間事從吾初服  
非自愛幻軀蓋盈虛消息天道固宜爾也

答四川巡撫張濂濱

承示烏蒙事謹悉大都土夷挾仇訐奏乃其常態其  
中隱情亦多難察久之彼當自定不必一一審覈也  
前言情可貞者偶有所聞卽以奉告求得是非之實  
耳不意科中卽有言者所言亦卽前揭中語似皆得  
之於蜀宦也今公不必置辦但付之按君虛心覈實  
如貪跡果實秉公斥之如有狂抑亦宜明白聲言勿  
以成心處之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獨除宿逋責完新賦僕久有此意擬俟皇儲大慶  
甲恩海內今皇女生則事不果矣六疏卽屬所司  
議處亦可推之各省也清丈事聞已有次第頃朱蘇  
州以查過優免開揭見教其中但有查革總數而無  
革過戶名安知其不詳覈於卑官雜流而曲庇於宦  
族豪右乎其視曹京兆所開不逮遠矣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

承示虜王病篤今番恐不能起矣頃報套虜西捨者  
知虜王病亦皆洶洶况板升之人素依老酋爲主老

酋歿那吉弱不能附其衆加以荒旱諸夷思亂虜中自此多事矣那吉忿老酋之分其衆卽欲西牧其智略可知矣此虜初降吾撫之甚厚今當急收之使與哈酋同心協力以爲外藩一應貢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時行黃酋病不歿必且請張爲患公宜乘時厲兵秣馬厚撫戰士爲自固之計老酋若歿虜中有變隨機應策在我自有餘力矣尊扎亦卽封呈 上覽

答巡撫吳公定

近報順義已故虜中無主西掠之衆恐不能悉遵約束宜謹備之粟已允其養病代者王君必堪其職李

尚秦有清操果於任事但性氣欠平多怒少容故所  
至僚友屬吏無不怨恨之如云貪酷恐未然也幸虛  
心加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言邊事

奉翰示料度虜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當鎮  
靜處之隨機應之勿過爲張皇輕意舉動致令衆情  
惶惑興起事端也昨督撫欲條議僕卽力止之俺酋  
未灰數年之前幾已逆慮及此諸公但審偵虜情有  
當處者亟以見教 聖明在上自有主斷也虜中無  
主方畏我之閉關拒絕而敢有他變但爭王爭印必

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沉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  
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爲親已然後  
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爲主持致滋仇怨也前  
示丈地均糧查革冒免二事極其精覈至於處豁應  
州民田尤爲妥當已屬所司議覆優獎矣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兩奉翰知虜情寧帖甚慰懸念板升投降之人此時  
斷不可納順義卹典已致書鄭公屬其據番文題請  
至於加封一節中國郡爵無之此不可從也諸凡撫  
馭之術不出前書所云矣人旋草草附復番書二件

納上

壽司寇王西石

傳稱老萊子身年七十餘以事耄耋之親日戲綵於  
庭前爲嬰兒匍匐之狀其親悅之翁今壽登七袞太  
夫人垂及百齡而以八座之尊承歡膝下三錫之服  
綉爛庭前又榮備尊養之隆身繫朝野之望其所以  
自壽壽親者至矣彼田夫逸老之樂又烏足道哉僕  
忝在葭莩欣逢盛事不獲側列末賓奉觴稱慶謹使  
布幣而獻諸左右惟下執事塵存之

答諫議蕭公廩



承示帶徵逋賦苦累有司僕亦久知之目下方欲面  
奏請 恩蠲豁不必具疏矣冀道長書來言其病狀  
甚苦暫准請告大用尚有日也牧地事公既身在地  
方但宜從公議處卽先後意見不同固亦無妨何嫌  
可避而又欲屬之他人乎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節奉翰示冗未及答罪歉所偵虜情領悉閱視科臣  
尚未具題臨行當別有委囑也哈首與諸部議論不  
合虜中亦須有此情狀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今且不  
可合解之至於虜婦守孝三年之說此必不能行者

俟諸酋既集議論已定彼一婦人終當爲強者所得耳何能爲乎順義卹典下部議覆仍當從旨中加厚以示天恩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計順義襲封事

辱示虜情及諭扯力良夷使云云悉中機宜具服雄略襲王之事大都屬之黃酋但須將今年貢市事早早料理以見表誠惻而後可爲之請封諺云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務令大柄在我使之覲望懇切而後得之乃可經久然虜情多變亦難預設聞近日恰酋與虜婦及諸酋議論不合頗爲失歡若果有此且

任其參差變態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也願義 卹典  
屬部議覆仍當於 旨中從厚以示 天恩

答宗伯何震川

不穀久司政柄無補國家叨冒 殊恩日夕兢兢重  
辱翰獎彌切悚慙別後又聞令弟之變公罹此痛割  
當何爲懷惟望抑情以理自遣數年以來共事 講  
筵所欲推轂於公者公自知之不圖遂有數年之別  
而賤體年來病甚早晚且欲乞骸比公卽吉之時未  
知得果前願否矣

答巡撫蕭雲峰

辱示市本缺乏欲動客餉亦事勢之不容已者卽屬計部議處安免吉無知戕我旗牌掠我頭畜此等事往亦常有但此虜王新歿者在我當申嚴舊約之時而彼酋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懲之釁端起矣旣黃酋之子宜卽責黃酋處之彼方覲承封爵若其子不能制他日安能統大衆乎此亦制馭之一機也幸惟審圖之

答遼東巡撫周樂軒

承示土酋承貢諒無詐僞彼蓋艷於西虜貢市之利乘俺酋歿故申前請耳但遼左地形事勢錢糧虜情

但與宣大不同且俺酋自嘉靖中季連年求貢彼時  
廟謨靡定迄未之許至隆慶間會有那吉來降之事  
而彼又執我叛人遵我約束因而許之彼既愜其素  
志又啗吾厚利故奉令惟謹今以土酋之事揆之其  
情異矣遽爾許之和必不久徒弛我邊備俟一二年  
後觀其事機何如乃可處之馬價俟疏至當爲曲處  
寄山東巡撫楊本菴言祀事乃告終之光

賤恙一向不以痔治遷延十有餘年故病日深近訪  
得一明醫仰蒙 聖恩賜假治療乃得拔去病根今  
病雖除而血氣虧損已甚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

無力寸步難移揆之生理尚屬艱難前夢 皇上使  
僕持饗節往祀一女神蓋欲顯神以祈祐云竊思女  
神之貴者莫如泰安之 仙妃今遣小兒賫香帛往  
祀焉恐執事不知其由敢敬以聞

新刻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終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三

三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四

答上師相徐存齋并附與諸公書

其一

不肖受知於老師也天下莫不聞老師以家國之事  
託之於不肖也天下亦莫不聞丙寅之事老師手執  
日月照臨寰宇沉幾密謀相與圖議於帷幄者不肖  
一人而已既而獲被末光濫蒙援援不肖亦自以爲  
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報主恩酬知己者後悟人事  
不齊世局屢變使老師經綸匡濟之業未獲盡行不  
肖感激圖報之心竟成隔閡故昨都門一別淚藪藪

而不能止非爲別也歎始圖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大丈夫旣以身許國家許知已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

二

容有自江南來者嘗恭詢起居云比之在朝倍增康勝無任欣慰顧綠野之居雖適而蒼生之望方殷清泉白石恐不能終戀耳今歲秋防無警朝野寧謐皆老師之所遺也竊祿優優敢忘所自班吏劉果送父之任便此申候外具不腆循緘統惟台亮

又



近來世局幾更易矣流俗之見暗朝野無虞便謂太平景象不知隱機伏禍深有可慮不肖揣時度力屢欲乞歸徒以身荷國恩未能報塞惓惓之愚每欲候一旦之會開寤明主迎姬旦於周郊起路公於洛下俾國事有託康濟有人然後可以旋返初服長往無慮耳日夕念之力未從心徒切耿耿別來不覺改歲薄劣動定想亦老師所欲聞者故敢縷縷及此仰惟鑒存

三

正月間班吏劉果送其父鹽大使赴任曾肅啓并別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二

束二通馳候茲奉台翰前啓似未徹覽剡吏亦未回  
京此書不知竟落何處矣繼齋兄至備諗起居萬福  
神理勝常殆天相吾師以重 國家也比來時事想  
所悉聞古人在江湖則憂其君况我師以身係天下  
安危知必不能怠情於 宗社矣正望輕德薄碌碌  
伴食秋毫無能禪補旣違鄙願深負夙心慙恨而已

四

仰惟老師道侔姬呂望重華夷身雖暫間於林壑而  
滿海內外罔不詢其起居安否以卜安危茲者岳且  
載逢仙齡茂衍恭聞台動萬福繁祉倍綏誠 宗社

之洪庥蒼生之厚幸也正忝在門墻限以修阻不奉  
一觴爲壽謹肅使敬將薄幣奉獻少伸微悃伏冀俯  
鑒下忱特賜麾納不勝瞻仰慶祝之至

又

喬中書人至承諭誨勲勲上爲社稷憂下爲不肖  
慮益忠臣雖在猷臬不忘君之盛心也感戢之私洞  
於心膂便此附謝統惟台鑒

與符卿徐仰齋

喬中翰使至辱翰覲深荷遠情近來人情風俗誠爲  
可愕侯海公人至當作一書善譬之太翁老師年高

恐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護事有可了者宜卽自了之勿致貽戚可也特在通家敢爾妄及諸容續裁不悉

五

伏承翰教諄切嘉貺駢蕃感鏤肺腑此中勢情前啓已備當艱難之會不自度德量力欲以藐然之軀負天下之重誠爲至愚但以君父恩深知已義重故不敢爲自全之計拊心自誓糜竭爲期若其濟否則有命矣

答奉常徐雲巖

叠辱翰貺深荷雅情此中事勢前已備具僕在此君  
家之事萬無慮者但多病之軀其去留亦不能自必  
耳太翁尊師高年宜朝夕奉進甘毳娛悅其意毋以  
世慮嬰懷

答應天巡撫未東園

存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聞中翁再相意頗不安  
願公一慰藉之至于海崗峰之在吳其施爲雖若過  
當而心則出於爲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卽懷眷  
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虚心劑量之地方  
幸甚

答周卿徐敬吾

舍親劉太常使至傳華翰俱悉見念至情中玄再相  
未及下車區區卽以忘怨布公之說告之幸此翁雅  
相敬信近來舉動甚愜輿情區區在位一日當爲善  
類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而區區去留亦不能  
自必也公遵養已久宜夙戒征期以副鄙望

六

恭喜微旦載臨仙齡茂衍忝在門墻倍深欣忭顧以  
道遠不得伸其慶頌之忱惟東望海門瞻禮台光尤  
頌三祝而已伏惟尊師身處林泉望懸朝野爲 兩

朝之柱石繫四海之安危願願嗇天和以綏繫社不  
腆之幣敬因便布之臺下仰冀塵存不勝慶忭

七

捧讀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淺薄猥辱老師甄陶  
引拔致有今日恩重於丘山報微于毫末元年之事  
選悞中立不能昌言以樹正幟一罪也及纔言外關  
中人內構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節二罪也公且  
遠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語悟主使金騰又  
閉郊禮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道積慝而釋大  
慙耳其視古人所以報知己何如哉翰教遠貽彌以

爲媿計自今以往世局又當一新矣冥鴻跡遠繪繳  
安施惟強飯自持以慰耿耿

答奉常徐仰齋

疊辱翰貺深荷雅情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  
凡力所能爲者自不待囑矣使旋草草附謝冗甚不  
及再悉

答符卿徐繼齋

別後時事種種可駭僕不量淺薄委曲幹旋其間幸  
俱消弭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乃辱遣謝彌  
切慙惶使旋附此冗甚不悉統惟鑒原



犬馬齒今四十有七矣苟生竊祿無所建明觸事感時憮然自失乃荷老師記憶歲頌嘉貺愈久愈親寢隆寢重非淺薄所能當也深惟淺薄無可云報惟當以向後餘生矢竭丹誠求無負于老師家國之托云爾餘具別楮統冀台原

答符卿徐繼齋

賤日遠辱記存深荷雅念所惠至腆媿不敢當謹領奉既一事用承遠意餘輒璧諸使者別諭一一領悉僕在此諸可無慮也

九

元年之秋九月二十日幸從諸公奉壽觴於左右今  
忽忽已曆四秋每當此日但東望斗台所矚一翹首  
以寄其慶祝之誠而已感今懷往可任依依不敢走  
介畏行多露敬因朱使之便百拜奉幣門下少將微  
忱伏冀鑒納鄙懷種種亦噤不敢言臨楮惆悵而已  
統惟台原

答松江兵憲蔡春臺

諱國  
配

惟公昔在姑蘇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憲節以臨  
之乃近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二子皆被重逮

且云吳中上司揣知中玄相公有憾于徐故爲之其  
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惠敵怨不及其子  
中玄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卽有怨于  
人可一言立解且中玄公會 hands 書奉公乃其由中  
之語必不藏怒蓄恨而過爲已甚之事者也且存翁  
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  
就逮脫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顛隕其無乃虧  
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玄公所樂聞也  
僕上惜 國家體面下欲爲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  
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審圖之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松江事高老先生業已寢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爲已甚報怨亦自有當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奪之牛無乃過乎今全吳亦所以愛鄭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

答應天撫院

往者奉書云云蓋推玄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業已施行自難停寢但望明示寬假使問官不敢深求早與歸結則訟端從此可絕而存老之體面玄翁之美意兩得之矣僕於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

謂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僕之所樂聞也傾耳以承幸勿終斲

十

恭惟老師壽登七袞朝野士民孰不矯首頓足遙祝稱慶不肖鄙朴不文亦宜歌扶徠頌盛德以爲觴侑柰新肩重任日無寧刻欲構一言不能也謹百拜肅下走布幣於臺下用致千千之祝今天子尊賢敬老方當舉乞言之曠典責束帛於丘園惟老師崇壽天和以需寵命

答符卿徐繼齋

伴至辱華翰具悉勘合事諒不久便當歸結容促當  
事者速了之今公家惠然玄黃已判風浪漸平惟益  
加斂戢以綏遐祉忝在通家敢獻狂瞽惟高明採擇

十一

王別駕令甥喬生及班吏劉果至三奉教言諭台候  
萬福鷹犬潛形無任欣慰前所奉良訓謹當一一奉  
以周旋王子回任附復惟益加珍攝以需篤祉

答陳節推

王別駕至辱華翰深悉雅情今周道寧夷是非明覈  
執事宜勉自樹立勿有它慮存翁相公數年爲群小

窘辱執事幸加意焉冗不多及

十二

令孫及洪生至叠承翰教一一感悉二兄三兄光復未久暫乞休沐得自處之道但三兄已曾告展一次難以再請頃屬所司覆奏促其復任雅志恐難終遂也盛使持部檄回先此具復

十三

先後拜台翰珍貺俯憶賤辰此乃卑幼之所以事尊長懷德者之所以報有恩也而老師一切倒施之將使不肖何所用其酌報耶感媿時下喜 聖學日進

朝政頗清不肖亦惟奉老師所以教督者兢兢不敢  
失墜但力微任重未知終能勝之否耳遠惟台履迪  
吉壽祉益綏海內相知所共欣仰秋間當聽令孫泥  
金之報實人間盛事也預慶使旋冗甚犬馬之私嗣  
容專上

十四

恭惟老師台壽今年始踰七十比張蒼佐漢之年甫  
爲強半視尚父興周之歲未逮九齡側聞台候聰明  
步履強健蓋天佑 國家留柱石之佐永奠乾坤故  
逸之於烟霞泉石之間以綏福祉而候天和也頃不



肖以所輯帝鑑圖說進講至漢明帝幸學養老事  
上意欣然慕之第令今日欲舉行盛朝曠典憲大老  
以乞言則舍吾師將奚之焉不肖誠不勝慶忭茲以  
壽筵宏啓不得借諸兄輩稱觴左右恪具不腆少將  
微忱惟宥其褻瀆而垂納焉幸甚

十五

恭惟老師功存 社稷澤洽黎元誕發祥于文孫早  
克繩乎祖武信龍圖昌後之有驗徵天道福善之不  
誣凡在替紳舉同欣慶况不肖夙蒙陶鑄誼忝通家  
喜躍之悰實萬恒品所恨愚子弟以寡學見點不得

附致青雲託於世講之末耳茲因去使敬展賀私拜  
申微悃伏望崇願台履益迓鴻庥不宣

十六

古之待國老者或養之學官而乞言焉或徵之而問  
道焉或就之而詢籌策焉老師今年七十有二矣道  
德愈高聰明愈勝殆天佑 國家而遺之以大老也  
天子方欲修盛王故事如前三物者博觀海內惟老  
師足以當之正將拭目而觀禮焉茲佩莫之侯安棗  
啓筵敬獻一觴用伸遙祝深懼不腆仰冀靡存

十七

比以冗沓束修之敬不供於函丈久矣誠知薄惡無  
所逃罪首事于今四年碌碌無以自效所賴主德  
日明官府清穆百司蒸蒸奉職西北陞少警一  
二黠肆不逞之夷咸就誅僂仰惟宗社闡靈孚佑  
聖主而正以淺薄會逢其適優游苟竊餘榮殆有天  
幸焉顧值不世出之主俾耆德遺逸在野而以庸  
駑司鼎鉉深以自慙耳壽曜躔秋牛斗之間燁燁有  
瑞氣敬以便鴻修其常獻南望台垣百拜致祝

十八論大政

比者兩奉台教一爲陸只事一蒙俯憐正爲國任

怨任勞而慨今之人不能相體意藹情深讀之使人  
激衷次骨感悵無已陸氏之事原當事者之意實欲  
緣此中禍于師翁其徒每倡言曰陸氏家累鉅萬成  
之日數媼家欺其子之幼遂分而有之今惟刑併其  
子使之取償于所親則可不加賦而國用足其言如  
此藉令當事者至今猶在則禍誠不知所終矣頃幸  
天啓 聖衷俯納愚言開湯網以釋淹禁俾陸武惠  
之功得明而師翁見陵之耻亦因以雪此 主上之  
明也正寧有秋毫得效於左右乎猥蒙遺謝彌以爲  
媿正以淺薄謬膺重寄自受事以來且作夜思食不

甘寢不寐以憂公家之事四年於茲矣中所措畫要  
以尊 主威定 國是振紀綱剔瑕蠹爲務有力排  
羣議明犯衆忌而不顧者豈誠不知自愛而故以其  
身爲怨府哉竊伏思之語曰挈瓶之智守不失噐  
主上冲年舉天下之重而委之於孱弱之身今不務  
爲秉公滅私振廢起墜而避流俗之非議以取悅一  
時有如異日之 主上明習國事親攬庶政或有所  
廢缺而不修陵替而不振者必將曰吾以天下事付  
若而今乃至此則正雖伏隴畝填溝壑有餘僂矣故  
違衆之罪小負 國之罪大一詩之謗輕異日之譴

重也台諭謂人猶有不相體者正亦且柰之何哉惟  
自殫厥心而已昔辱師翁引手固謂家國之事一  
以相屬正奉以周旋死不敢負因諭及敢布腹心惟  
師翁裁教焉

十九

語曰愚者闇於成事明者覩於未然豈不信哉往奉  
台翰憐不肖之愚忠教以防微杜釁慎自持愛竊以  
爲事惟任理似不爲過曲爲之防有所未暇今果有  
遼左之事中外駭異以爲事出理外而不知老師已  
預覩於數月之前顛蒙之見果於自信但知竭忠捐

軀可以報國更不思身雖不肖謬肩重任其進或退  
生關係非小乃議不返顧計不旋踵虞羅在前冥行  
直蹈猶賴主上明聖左右素相敬信故三至不疑眷  
倚轉篤不然天下事豈不可爲寒心哉以是不惟感  
老師愛念之深又自愧知量尚未足以窺宮牆之萬  
一也謹當服膺台訓益竭孤忠博求同德以固君子  
之交慎察衆情以渙陰邪之黨一二年後主上聖  
志大定嘉禮告成乃乞骸明農納筦鑰而去庶可  
以終受托之事耳未知有此福分否二兄差歸肅啓  
上謝拜告不敏

不肖謬以菲薄濫竽台司近年以來諸所措畫悉奉  
老師夙昔之教不敢踰越幸際 聖明之主中外寧  
乂庶幾小康皆教庇所及也伏惟老師昔以道匡扶  
世廟翊戴 穆皇瓌瑋光明之業旣已震赫寰區炳  
耀史冊矣晚偕赤松尋黃石以其餘緒付之居正用  
以佐 明主興太平昔人謂其精以治身土苴以治  
天下殆謂是乎以是知老師之壽埒嵩等華不可筭  
數今天下陰受其賜而邇功於老師者又不獨不肖  
一人而已南極宵暉西池使至謹獻一觴南望九頓



肅章布幣恭上壽筵焉不勝欣祝之至

二十一

前以台壽之辰肅啓附曹雲山投諸記室聞去人行  
緩度已後期惶恐三兄來奉台翰獎許過情保慮屬  
至捧讀再三感深以涕古云存我以厚蒼生老師保  
愛不肖者厚天下也顧不肖知昧於知人機闇於自  
術信心任理直道而行機辟在前曾莫之避望吾師  
父母時加提迪俾得保終至于在野同心之招尤不  
肯所樂聞者願老師之明詔之也豚兒寡學謬點賢  
書猥承遺賀彌以爲媿

二十二

三兄函送到台翰開緘捧讀不勝感涕已復恭置書  
案暇卽取讀三復三嘆何老師爲不肖慮周計審如  
此然老師雖以愛不肖實以厚 國家也大人君子  
之有益於世道也豈必當位親爲之哉顧愚昧不足  
以寄忠懃當厚愛謹百拜肅啟以謝縷縷之愚具在  
另幅統惟台原

二十三

恭惟師翁願神清淨脫屣塵凡心與造物者游道通  
有形之外故能茂綬景福並行仙齡茲當九華注筭

之旅正直萬寶告成之候夏夷之望逾重朝野之慶  
攸同正夙荷栽培倍深欣躍奉觴膝下不獲隨子姓  
之行翹首天南敢後封人之祝敬修尺素用抒微丹  
伏冀鑒存不勝幸願

二十四

不肖孤積愆累巽違茲聞凶聞計後卽荷師翁手書  
垂慰茲乃遠辱奠章跪而讀之涕泗橫流謹寄宣先  
人几側冥漠有知啣結爲報也夫人大事莫甚于親  
喪不肖孤不覩先人之面十九年矣一旦見背抱恨  
終天已不勝痛割矣乃乞歸未允反被惡言進不成

報國之忠退莫展奔喪之禮內憂外患交集于身  
今雖勉強應召而出然精神困憊形容摧朽宇宙  
間悲苦蘊結至極而難堪者無如不肖孤美自非生  
成培植恩深義重誰則憐之今擬大婚禮成卽申  
前請謁將發之日馳使以報祈有指誨也不肖感戢  
恩慈言不能喻惟對來使副稽顙奉書以謝情悰  
苦鬱語無倫次統惟台亮

二十五

恭惟孤辰屆節壽纏增輝天上神仙身久留於寰世  
山中宰相望益重於華夷實品類所共欣在慙生而

更切緣羈職務不獲趨承謹薦微儀庸申虔祝  
不肖自還朝之後薦被隆恩視昔更倍拍驅碎首  
難報聖恩也伏承台教敢不益竭駑鈍以副宿昔  
期許之盛心仲公請告銓部不允題覆明春便可復  
任矣使旋敬候台居

二十六

比者賴天地之靈國家無事主德日明內外清  
晏正猥以非庸謬膺重任得免愆尤寔老師教庇所  
及酌水知源敢忘啣結老母暮齡暫承上意迎養  
京師然北土苦寒終非老人所宜一二年間國事

間尚當乞骸歸侍并得伸補先人廬次之日也令  
孫長公差回敬候聞令孫大兄錦旋有娶婦之喜計  
一二年後老師又見玄孫矣古來名相福澤深長如  
我師者寧多見哉不肖昨夏至今亦連得三孫目下  
尚有就媿者老母高年粗足自慰諒台念所注敢以  
奉聞承教許道長忠信端雅不肖心竚器之茲老師  
獎鑑倍增光價矣偶病不能書口占達上重陽屆節  
爲師翁嶽降之辰不肖門生不得與于諸兄獻觴之  
末謹修歲事寄獻壽筵不腆之儀附令孫致上天增  
歲人增壽益添海屋之籌年彌高德彌邵茂錫天申

之福

二十七

恒雨爲災下民墊溺皆執政非人積怨干和所致也  
明主循漢家故事策免大臣以消災沴則不肖必首  
當汰黜矣捧誦台翰不勝媿悚先是撫按疏至上  
覽之痛惻已兩奉 特旨議處乃蠲恤之令猶屯膏  
未沛者以故事必勘明而後可定分數耳茲奉台教  
會地曹覆顧掌科疏上謹再擬 旨申 仁主子惠  
之意慰黎民仰望之心埃勘至卽按嘉靖三十四年  
及四十年例破格蠲貸茲不敢徒用蠲免存留虛文

塞責以重得罪於元元也謹謝台教并陳不職之罪  
唯師翁憐而宥之

二十八

去秋及今四奉台教以公私多故久稽裁候中間以  
典成乞休關出處大節且妄心詖陋師心獨任不預  
講先生長者之明訓率爾行之罪成罪成正膺重任  
九年於茲恒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茲幸主德日  
清內外寧謐諸大典禮皆已竣事乃以其間乞不肖  
之身歸伏隴畝以明進退之節不得已也重蒙主  
上暨聖母誨諭諄諄恩禮申篤正誠迫於大義不



敢曰愛其死復黽勉就列然自是羈紲愈堅憂危愈  
重矣吾師何以教之二長兄錦旋肅此上復

仰惟椿靈之筭始七十有八聞侍御者言聰明步履  
視昔益健新壯少年不及也逃觀載籍當 國家全  
盛宇宙太和必有純德平格之老詎膺壽祺以爲世  
瑞故居正不獨爲師翁慶爲 國家慶也南極星輝  
西池會集謹修歲事因二長兄肅薄幣預祝于門下  
仰冀麾納幸甚

二十九

入秋至今三奉台翰冗沓未圖鱗翼以復罪矣吳中

連歲水災宜破格優恤乃撫按勘報分數有限而令  
孫長公于部覆之後始以老師台翰來不及預爲之  
圖獨貸恐猶未遍也執政非人上干天和災沴薦臻  
民陷饑溺必有餘責矣令任叅軍圖南敬此上復

三十

正久司政柄無補秋毫頃當四考之期自知無績可  
紀逡巡不敢以例請或云 國家常憲不可廢且有  
幽當黜亦不宜避遂覲顏從事果致厯 聖心載加  
殊眷牢辭不獲方切悚懼乃蒙台慈獎藉愈深兢惕  
凡正今日之所蒙被孰匪師翁教育所及飲水知源

敢忘所自愧薄劣不能仰酬于萬一也

三十一

恭惟老師壽登八袞福兆千齡身居泉石而台鼎重  
望遠震乎華夷年涉期頤而龍馬精神有踰于少壯  
乃天佑國家壽茲平格之老也正忝在門墻不勝  
慶忭謹肅幣布之左右仰乞麾存外副啓二摺 存  
問題稿一件

賤恙寔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貴府  
醫官趙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雖去元  
氣大損脾胃虛弱不能飲食幾于不起日來漸次平

復今秋定爲乞骸計矣門墻夙愛敢告嚮往

遣官禮問 主上特恩也差官到後卽宜具跪馳謝  
伏惟台裁

答高中玄相公先附與諸公書以存之 祖始末  
答司空曹傳川

叠辱華翰具悉雅情誥命乃例所當得部中已題允  
矣中翁再相諸凡舉措甚愜輿情僕素忝知心尤切  
慶忝諒尊懷所注輒用附聞

答司馬王鑑川

比者屢奉翰教一一領悉屬有玄翁之事旣惱鄙懷

又費措畫故未及裁答言者謬妄至波及令甥鳳磐  
尤爲可惡方事起時僕卽具揭入告於 主上爲玄  
翁伸理幸 聖明過聽僕言信之愈篤而言者被遣  
不恤此 主上之明也翰教益謙寔容云云誠爲藥  
石之言玄老若肯留意豈惟縉紳賴之將 宗社生  
靈寔受其福也

答少司馬曹傳川

兩奉華翰具悉邊境輯寧華夷闔燁誠 國家之慶  
公更鎮之以靜綏之以恩內愈固外愈安矣比兩得  
玄翁手書頗以往事爲悔此中近益帖然無足慮也

允甚草草奉答諸惟鑒存

答張操江

辱教遠嫌防伺之說深荷道誼知已今國家之事無巨無細皆必面奉 意旨而行緣 主上日御便殿得以造膝從容盡其誠款專擅之嫌庶幾可免但僕以綿薄受 顧託之重今內外所倚惟僕一人誼當以死報國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已私與焉爾頃奸人挾刃入內誣指新鄭所使上自 兩宮 主上下白閭閻細民一聞此語咸以爲信而抵隙者遂欲甘心焉中外洶洶幾成大獄僕切心知其

不然未有以明也乃面奏 主上斯事關係重大竊  
恐濫及無辜又委曲開導以國法甚嚴人臣不敢萌  
此念請得姑緩其獄務求真的乃可正法荷 主上  
面允而左右中貴人亦皆雅相尊信深諒鄙心不敢  
肆其鉤鉅之巧伏念六七日至於旬時果得真情新  
鄭之誣始從辯釋 國家元氣乃得無損不然此公  
之禍固不待言而株連蔓引流毒縉紳今不知作何  
狀矣嗟乎如僕苦心誰則知之日來爲此形神俱瘁  
鬚髮頓白嚼荼茹蘖又誰與憐之耿耿丹心祇自憐  
耳丈初聞此必重驚駭恐遠不詳其顛末特以奉聞

南中士大夫有欲知者亦可略示其槩俾得安意無  
恐外奏對近稿奉覽

答中玄高相公其一

春間承翰教以合第小兒叨領鄉薦重辱遣賀仰荷  
厚情擬附入覲令弟修謝比令兄行以冗沓忽忘之  
至今爲歉茲令親張尚寶人便專此啓謝薄物不足  
爲酬幸爲麾納僕以淺薄謬肩重任孤立無助日夕  
遑遑今當始衰之齡老態盡出霜華滿鬢此後相見  
恐不相識也冗中鄙懷不能盡陳統容專啓

其二



不孝積愆累疊構茲閔凶前小兒南歸方伏在苦塊  
情緒荒迷不遑啓報比辱遣弔勤倦又承厚奠不勝  
哀感小兒途中書來言翁推風愛引八內含款語移  
時垂泣而別孤方在哀苦之中感念厚誼涕泗橫流  
所謂悲者不可象吁也貴恙想已勿藥孤近尊 諭  
旨勉強稽留待經理大婚事計來歲春夏間乃得乞  
歸擬過梓里當作一日淹留今預盼此期真以日爲  
歲也

三

相違六載祇於夢中相見比得良晤已復又若夢中

也別後歸奔于初四日抵舍重辱道莫深荷至情存  
殘啣感言不能喻使旋草草附謝苦棕慟切不悉欲  
言還朝再圖一披對也

四

比過仙里兩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積懷未能盡吐耳  
承教二事謹俱祇頌翁第專精神厚自持身外之事  
不足縈懷抱也初抵京酬應匆匆未悉鄙棕統容專  
致

答叅軍高梅菴

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

言猶幸比者天假其便再奉晤言使孤契闊之懷得以少布而令兄翁亦遂長逝而無憾也今嗣繼既定吾莽且恐痛抑哀料理家事至於卹典諸事須稍從容俟孤於內人多方調處俾上意解釋孤乃具疏以請旦夕有便當告之貴省撫按托其具奏報也後有陳乞令盛使高第來人旋草復

與參軍高梅巷

薄奠敬煩從者布之靈几表生芻之意耳前聞計後竟不見使至此已調解於內似有可挽之機須令嫂夫人自上一疏乞恩孤當爲面奏陳請也舍第去

匆匆附此

答司寇曹傳川

前過中州東望仙廬不勝馳想比遠辱華翰獎許過情感作兼抱玄老長逝可甚悼痛前過新鄭再奉晤言比時病甚語不可了但相與痛哭而已追惟昔期許蕭曹丙魏今一旦遂成永訣每一念之涕泗盈襟 郵典一節前已心許今雖啓齒大難然不敢背已爲之調解于內侯渠夫人有疏當爲面奏代懇也厚惠槩不敢當謹璧諸使者

答叅軍高梅菴

頃舍弟回曾附薄奠布之玄老靈几並言卹典事須  
令嫂夫人具名奏乞孤當爲之幹旋於內公限假已  
滿然玄老初捐館家事匆匆恐公未能便舍而從仕  
也轉假既有近例不妨再奏

答叅軍高梅菴

辱華翰領悉玄翁卹典甚費心力僅乃得之然贈謚  
尚未敢瀆請埃再圖之過此一番應得之例則後來  
續請根基定於此矣揭稿二通付覽

又

請告大既已屬銓部覆請太宰公云前徐氏只以制

行不必覆也僕與玄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願爲之創傳以垂來世墓銘一事雖微委命亦所不辭謹操筆以埃行狀當屬之曹傳川可也請文佳惠祗領餘不敢當輒附使歸壁外荆室有薄物奉令嫂夫人幸爲轉致

答參軍高梅菴

古語云生者復生生者不熄比者但求不媿於此心耳非欲市德於公家也猥辱遣謝深以爲媿薄具致尊嫂夫人幸爲轉納

答司馬曹傳川

厚教玄老行狀事核詞工足垂不朽不穀不過詮次  
其語附以銘詞耳高六回草草附復餘鼻楮

又

不穀與玄老爲生成交所以疏先後先雖子弟父兄  
未能過也巨柰中遭儉人交構其間使之致疑於我  
又波及于丈悠悠之談誠難戶曉惟借重一出則辭  
喙自息况此乃區區推轂素心敬聞命矣冗甚不悉  
鄙懷統惟鑒亮

與河南周巡撫

故相中玄公今尚未葬聞 恩卹葬價有司未能時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四

二十五

給此仁人之所隱也不揣溷冒敢徼惠於下執事惟  
公哀憐之冗不及悉統惟鑒存